

昨天和明天

米 納 奇 著

何 青 譯



昨天和明天

米納奇著

何青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Vladimir Mináč
VČERA A ZAJTRA

根据 T. АКСЕЛЬ и В. ЧЕННИХНОЙ俄文译本 V. MINÁČ:
ВЧЕРА И ЗАВТРА(ИЗДАТЕЛИ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0) 翻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营业登记证字第003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定价55分 印数128,000 开本750×1022印1/32 印张7 烫金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制]

印数0001—720册

字数 3 0.55 公

前　　言

斯洛伐克青年作家弗拉基米尔·米納奇的“昨天与明天”，是捷克斯洛伐克文艺中最初尝试描写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生活及国内进步力量与反动黑暗势力斗争的作品之一。这种用艺术形象来概括最近五年斯洛伐克情况，概括国内在这一期间所展开的紧张的政治斗争的意图，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耐人寻味的作品。读者在这本书里能够看到那些曾经激发正直的、坚决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良心的大事件。

斯洛伐克在“第一共和国”^①中曾经占特殊地位。它是工业发达的捷克各省的附属农业区。捷克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夺斯洛伐克农民。在经济危机时期，斯洛伐克劳动人民贫困到了完全破产的境地，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流亡国外。但是，尽管斯洛伐克绝大多数农民如此悲惨穷困，国内却还是有大规模的农場，这些农場大多

^① 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成立时起到1938年被强迫接受慕尼黑协定，这一时期叫做“第一共和国”。——俄译本注。

属于匈牙利地主和斯洛伐克富农所有，他們依靠向国外銷售自己的农产品来获取巨额利润。

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人为地阻碍了斯洛伐克工业的发展，这就必然地影响到生活方式的性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延缓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思想深入斯洛伐克农民群众。高级僧侣阶层在国内所起的反动作用特别大。教会仗着自己的势力，千方百计地维持国内的半封建关系，为此传播极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葛林卡和吉松这些屠杀斯洛伐克人民的血腥刽子手就是教会扶植起来的，1939年，希特勒把他们作为傀儡，建立了所谓“斯洛伐克共和国”。从此，斯洛伐克变成希特勒德国的半殖民地。德国法西斯分子掠夺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产品，使劳动人民陷于饥饿和贫困。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对当时在国内执政的希特勒仆从所奉行的政策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抗议。

根据历史形势的需要，斯洛伐克的共产党组织于1934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组织。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抵抗运动，在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之后，抵抗运动更加强大了。1944年，当苏军逼近斯洛伐克国境时，国内爆发了全民起义，这次起义不仅反对外国奴役者，而且要打倒把斯洛伐克变成希特勒德国驯服的附庸国的斯洛伐克分离派反动集团。1944年的斯洛伐克起义，揭开了斯洛伐克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光辉一页。所有真正的爱国者

和民主主义者都拿起武器，奋勇保卫祖国。在充分武装的敌人发动更猖狂的进攻以后，武装保卫者们转移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直到苏军来到时为止。

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乡村教师弗拉基米尔·米纳奇也参加了这次起义。他父亲是一个木匠；这个未来的作家勇敢地站在保卫自己民族独立的正直人们这方面。苏联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决斗争，苏联人民对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忘我支援，启发了被奴役国家的正直民主主义者，提高了他们的觉悟。斯洛伐克正直的人们在生死斗争中认识到他们祖国的前途应该建立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第一共和国”时期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政治上实际是不平等的，未来的共和国再不能有这种现象存在。在游击战争的烈火中，锻炼出许多新人物，他们后来成为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设者。

1944年的斯洛伐克全民起义很自然就成为特别吸引作家和诗人注意的事件。彼得·伊利姆尼茨基的长篇小说“编年史”是苏联读者非常熟悉的。那就是以起义为主题的战后斯洛伐克一部杰出的散文作品，据作者自己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表现出起义人民的觉悟的提高”。以1944年起义为主题的著作，除了这本书以外，在斯洛伐克还相继出现了几十种，有短诗，有长诗，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特写和回忆录。这些作品的作者有的是起义的直接参加者，有的是一般观察家，有的是根据个人的笔记，有的是根据国家档案中的正式文献来编写

的。

弗拉基米尔·米納奇跟游击队共同经历了这条光荣的斗争道路，根据这个，他写了一部描写一九四四年起义的书，叫做“尸横山野”。这位作家是在斯洛伐克东南部格梅尔边区从事游击活动的。格梅尔在国内长期以来都是落后地区，在经济上和人民意识中都残存着封建形态。

弗拉基米尔·米納奇的处女作“尸横山野”，以及“昨天与明天”一书的故事，正是在这个经济落后地区发生和演变的。在这个地区，从前有葛林卡的黑暗势力。最近又有吉松—杜尔昌之流的所谓“民主”党的余孽盘据着做为自己的根据地。作者是当地人。他在这里上过学，在这里为勤劳的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光明前途作过战，接着又在这里工作，起初教农民的子女念书，以后从事写作，揭发隐匿在边区的反动势力。青年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尸横山野”，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新生的杰出的文艺家。抒情诗的情感、斗争的热情、使散文体裁诗化的明显的倾向，这都是他的创作的优良特征。弗拉基米尔·米納奇最初几部作品所以富有意义，不仅在于他善于选择主题，而且也在于他能从进步的艺术家的立场来丰富主题。

作者企图说明争取新生的斗争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指出在这条道路上的一些个别地方会遭到失败，而且这种失败往往很严重，这个愿望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在

这个愿望的驅使下，作者描写战斗的人民牺牲最大、斗争最艰苦阶段的篇幅过多了。正是由于作者在长篇小說“尸横山野”里，同样也在“昨天与明天”的前一部分里，过分強調了1944年起义中爱国人士所遭受的暂时失败，以致減低了斯洛伐克人民所发动的革命运动对于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的客觀意义。

书中的主人公彼得·洛塔尔，是作为一个进步青年知識分子出現的，他飽尝了失败的痛苦和法西斯集中營的恐怖。他回国后，最初沒有参加祖国的建設，沒有参加反击日益猖狂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他完全陷在悲觀失望里了。作者用1948年2月前夕斯洛伐克存在的各种特殊条件，來說明彼得脱离斗争的原因。

由于斯洛伐克是农业国家，无产者的人数較少，加上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战时牺牲較大，党员人数减少很多，以及因此而造成各地方党组织的削弱，都为反动势力的复辟造成了有利条件。所謂斯洛伐克“民主党”，是民族陣線的一个資产阶级政党，它在1945年破坏了广泛的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向貧农分配沒收的土地时“民主党”实行消极怠工，因此，根据沒收土地法預計在斯洛伐克要分配七十万公頃土地，結果总共才分配八万公頃。解放初期，斯洛伐克共产党本来已經掌握了民族委员会的主动权，但是后来沒有坚持住自己的立場，这种情况在边远的农业地区尤其严重。

彼得·洛塔尔正处在这种情势中。

当地共产党员动员彼得参加家乡的恢复工作，但是没有成功。这是不是说所有的斯洛伐克共产党员都象作者所描写的格梅尔地区的共产党员那样，组织性那么差，政治上那么缺乏积极性呢？当然不是。象1944年在斯洛伐克人民起义时壮烈牺牲的共和国民族英雄什维尔姆，象彼得·伊列姆尼茨基怀着无比热情在“编年史”中所描绘的起义的领导者和普通参加者，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其次，象作者在本书中所描绘的第一个集体农庄“黑庄子”的创办者马尔丁·巴塞尔，也是共产党员。固然，在斯洛伐克，这种人从前还不多，但是目前已大大地增加了，将来他们的队伍会扩大到千百万。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布拉提斯拉瓦的工人对弗拉基米尔·米纳奇的“昨天与明天”一书的评价。布拉提斯拉瓦的纺织女工们承认：作为描写斯洛伐克农村新生活建设情况的作品来说，这部书在斯洛伐克的现代文学中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也有它的缺点，他们认为这本书刚问世，其中的某些情节就显然过时了。当然，这个缺点不在本书实质方面，而是说事件发生得那样快，迅速改变了国内和人民的面貌，作者却没能及时反映出来。

彼得·洛塔尔是随着1946年春天政治事件的大风暴而蜕化的，但是作者没有充分说明蜕化的原因。

大家知道，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国会）和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地方立法机关）进行了选举。选举前发生了剧烈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反动势力

采取了恫吓和各种挑撥离間的手段。3月31日，所謂“民主黨”的領袖們和葛林卡流氓集團的特務舉行秘密談判，成立了一個土地教权派聯盟，誘騙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選民。而斯洛伐克共產黨的票數僅占百分之三十強。克里門特·哥特瓦爾德談到斯洛伐克選舉的不良結果時，曾經說：“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是斯洛伐克沒有實行我們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仍然保留舊的方式……危險的是腐朽的葛林卡反動派紛紛加入‘民主黨’，吉松派認為民主黨的勝利就是自己的勝利，葛林卡黨的黨員們把‘民主黨’看作是自己的代表”^①。

克里門特·哥特瓦爾德所提出的1946年選舉前夕和選舉過程中斯洛伐克的形勢，在米納奇的小說里得到鮮明的反映，我們從這本書中可以知道，斯洛伐克國內確實長時期以來保留了“舊的方式”。不僅格利列在約瑟夫·蘇恰克家開會時談到這一點，就是從1945到1946年冬天在克蘭涅茨所發生的一些事件也可以證明這一點。克蘭涅茨人在精神上依然受着鄉間教區神甫的惡毒陰謀的威脅，教會還在陰險地進行着污蔑共產黨人的宣傳，各處仍舊流傳關於共產黨實行“恐怖”和普遍搶掠農民的挑撥離間的謠言。盤踞在民族陣線的中央機關和省機關中的反動分子，對土地改革的各項重要措施的實施采取消極抵抗的態度。反動分子所造成的形勢，迫使貧農不敢接

① 摘自“走向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第47頁，1948年布拉格出版。——俄譯本注。

收从沒收匈牙利大地主、共和国的敌人法留基的地产中分配給他們的土地。

但是，最能說明斯洛伐克当时情况的，是作者描写选举結束时的亞諾·巴尼克那一段故事。中农亞諾·巴尼克“与其說他知道，不如說他感覺到了这次选举是与往常不同，是关系他的前途的……”但是他却随波逐流，用馬尔丁·巴塞尔的話來說，就是“他投票贊成了腐朽的时代、庶务官和宪兵，銀行和高利貸者，貸款和借債”。亞諾·巴尼克故事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它的現實性是无可爭辯的。然而正如作者后来認識到的：对小私有者的思想改造虽然是一件艰巨的长期的工作，但是因为有担当得起这个工作的人，所以終究是可以完成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就只不过是主人公彼得·洛塔尔在本书前一部分几乎所有的篇幅中所得出的那个悲觀的結論罢了。

作者在本书中把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而战斗的英雄馬尔丁·巴塞尔描写为担当起思想改造的人。这个形象不能不说这是作者思想上与創造上的輝煌成就。这个形象的活力和生气，它的道义上的意义，就在于共产党员馬尔丁·巴塞尔是新生的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真正建設者，他是捷克与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利益相一致的象征。在斗争最艰苦的时候出現了馬尔丁·巴塞尔这个人物，不仅給故事带来了乐观的气氛，而且使全书具备一个需要努力爭取达到的目标，向人們展示出远景。因为有了

这个远景，讀者就可以諒解作者描写彼得·洛塔尔蛻化但又不能充分說明蛻化原因的这个缺陷，并且因为作者終於在当地共产党员的身上發現了作为共产党员所固有的品質——分析情况时冷靜、沉着和必胜信心——而感到欣慰。尽管有法尔卡什这种最“关心个人福利”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在党内进行傳播資产阶级民族主义影响的分裂活动，但胜利終究会到来，而且已經到来了。

共产党員保罗·加麦談到选举的結果时說：“这次我們敗就敗了，下一次我們會胜利。”他說得那么干脆，那么肯定，使任何人听了都不会怀疑他这句話的真实性。一定会胜利！尽管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内外敌人千方百計地施展各种阴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終于胜利了。“我們一定会建設成功，我們一定会胜利！”这是弗拉基米尔·米納奇在本书的前一部分——“昨天”的結尾所說的乐观的話。

1948年2月，恢复了的民族陣綫对国内的反动派勢力取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以后，全国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1948年是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真正大轉变的一年。“5月9日宪法”用法律形式把民族陣綫的胜利固定下来；国民議会举行新的选举結果，民族陣綫的候选人差不多得到全部选票的百分之九十，这是全国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历史最长的工人政党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說的基础上合并为統一的工人政党。同一年，胜利地完成了

恢复国民经济两年计划，10月28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纪念日，隆重地通过了关于五年计划的法令。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制度的胜利，是和苏联人民一贯的无私援助分不开的。苏联人民不仅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而且正如克里门特·哥特瓦尔德所说，在战争年代里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避免陷于经济混乱和破产的状态。

本书的第二部分——“今天与明天”，主要是向读者介绍1948年的事件，发生过这些事件以后，斯洛伐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开始飞跃的发展^①。

作者在描写二月事件，更正确地说是描写二月事件在农村中的反应时，发挥了艺术的最大作用。作者不仅阐明了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这些事件的内部情况，而且指出了这些事件在斯洛伐克的具体条件下所具有的一切特征。

弗拉基米尔·米纳奇真实地叙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自发的所谓行动委员会的经过，着重指出由劳动人民组成的这种非常机关的真正人民性。

作者把书中最鲜明的人物——雅库布·格利列放到地方行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这决不是偶然的。雅库布·格利列是维护贫农利益的一个崇高的形象。他的革

^① 威·西罗基在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50年5月26日。——俄译本注。

命性是无可爭辯的，而且是真誠的，但是这种革命性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因而需要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弗拉基米尔·米纳奇塑造这个生动形象的功劳，在于他正确地指出了象雅库布·格利列这样的农民领袖的有力的和脆弱的两方面。

本书第二部分的中心，当然是二月事件。作者在这里更明确地描绘了地方共产党员，描写他们的思想进步和积极性。事实很多，例如共产党员保罗·加麦来领导地方民族委员会，揭发政治骗子科利查斯基神甫企图混进共产党，为满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需要而发起购买拖拉机等，就用不着说明了。

作者在本书前一部分把彼得·洛塔尔思想上的矛盾描写得非常“令人信服”，可是后来思想转变却又那么快，这就不能不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是完全合理的。此外，作者对于小说主人公怎样成为共产党员一点也只字未提。读者只好从彼得的许多工作中去猜测这一点。所以，在几次共产党员找彼得征求意见时，总使人不由得要这样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来找他呢？毫无疑问，这样发展的逻辑是要使彼得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是，作者如果明确指出这个经过的话，那么彼得的形象就会更生动，在艺术上更有说服力了。

作者虽然如实而成功地叙述了二月事件，但是在那以后的情况却描写得不十分明确。缴纳公粮的问题更是这样。读者从书中不能了解为什么规定克兰涅茨人要

“多”繳納公糧，這究竟是誰的責任。實際情況是，反動勢力雖然已經被打垮，却還沒有最後消滅，黨內的民族主義分子就是他們的代理人，他們為了達到使國家重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目的，進行了各種惡毒的挑撥離間。此外，各地方缺乏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工作人員，當時擔任工作的人有時不能貫徹執行克里門特·哥特瓦爾德所宣布的“大戶多攤，小戶少攤”的分擔公糧的原則。

克蘭涅茨還發生了這種情況。右派反動分子和當地富農利用區政府所規定的極不合理的，近乎起破壞作用的繳糧定額，來挑撥農民起來抗議，並使農民的這種行動帶上了明顯的政治性質。

作者通過恰如其分的定義和具有代表性的細節，逼真地描繪了敵對陣營和反動派的陰險手段，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功績。

本書雖然有一些形象，如雅庫布·格利列、馬爾丁·巴塞爾，以及“開始意識到並且已經在為自己和別人開辟新世界的”庫德拉奇卡，塑造得很精練，但是可惜，作者在刻畫正面人物時，有時不能發揮巨大的藝術力。不過應該指出，作者的在結構上手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補救了上述的缺陷。那就是作者極巧妙地利用倒敘的手法補敘人物的經歷，這樣作者就可以不受所敘寫的時間限制，使讀者不僅可以知道人物的經歷，而且可以了解已經成為歷史的許多事件。這種手法加強了本書在認識方面的意義。

弗拉基米尔·米納奇的“昨天与明天”，叙述的是人民民主捷克斯洛伐克在轉向社会主义建設道路过程中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尽管这本书有一些缺点，但是它也有极大的优点。其中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坚决地貫彻了为克服农民殘存的旧意識而斗争的精神。此外，作者說明这場斗争所以取得胜利，是与集体劳动的形式深入斯洛伐克农村生活分不开的，这就无可爭辯地証明，本书即使在目前也还有它的現實意义。书中所描写的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八年期間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国内各社会阶层对这些事件的反应，都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上的說服力。作者塑造的共产党员馬尔丁·巴塞尔的形象，体现着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思想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統一的忠忱，这个形象使这部著作具有极大的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

这是一部描写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的明天而斗争、并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捷克斯洛伐克新人物的书。

勃·舒布列佐夫

昨天和明天

第一章

1

房舍成为一片廢墟。蜿蜒在地上的野葡萄藤，由于被人踐踏而焦黃，枯萎了。一个肮脏的，烟子熏得烏黑的烟囱聳立在瓦砾場中，象彈片炸烂了的手上僵立着的一个指头一样。只有一間先前做过书房的耳房保存下来。

彼得望了許久，摸不着头脑。也許是認錯了吧，不，沒有認錯。这不是那条鹅卵石路嗎？这不是那个斜坡嗎？那块象长着扁鼻子的侧面人形的悬崖，不是还高高地聳立在坡上嗎？他記得，在他的美好的童年时代，这块象人形的悬崖曾經怎样折磨过他。

“这么說，我已經到家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是的，到家了。到底回家来了。还有什么可說的呢？”

彼得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接着毅然地登上台阶。

“現在我应当高兴才对，”他这么說了一句，还打算作